

# 唐代文人弥陀净土信仰特点探析

马小方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代弥陀净土信仰兴盛,文人中有弥陀净土信仰的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的净土信仰思想杂糅不一,复杂多变,与真正的佛教徒信仰有很大的区别,有其自身的特点。唐代社会思想开放,人们的信仰较为自由,大都带有儒、释、道三教的特点,以儒教为基础,统合释、道;佛教信仰各宗杂糅,不唯信弥陀净土;具体到净土信仰又不分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信仰不坚定恒一,常有改信弥陀净土的情况。

**关键词:**唐代;文人;弥陀净土;信仰特点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059(2012)03-0104-04

净土宗,又称“念佛宗”,是佛教东传在中国发展以来,专以宣扬信仰阿弥陀佛、称念其名号以求死后往生其净土的佛教派别。佛教经典中被详细描述有十方净土,其中阿弥陀佛净土、弥勒净土和药师净土为中国佛教徒所信仰的三大净土,而又以阿弥陀佛净土最为著名。唐代的弥陀净土信仰极为隆盛,诸师相继辈出,诸家竞起著述,广造弥陀佛像,制作极乐变像。净土信仰在道俗间广泛传播,发愿往生西方者络绎不绝。据日本学者望月信亨《中国净土教理史》统计:仅贞观至开元年中所造阿弥陀佛像就有百尊之多,甚至达到家家设佛堂安置小佛像的盛况。绘净土变相、绣弥陀佛像者也大有人在,武后自己就曾下令造绣净土变,且据说有400幅之多。<sup>[1]</sup>

唐朝弥陀净土信仰的兴盛,不仅和汉唐以来净土大师的弘教有关,更得力于统治阶级对净土信仰的支持和肯定态度。有唐一代,众多的统治者都对净土信仰持有支持的态度。最高统治者对弥陀净土信仰的热情又会影响到中下层民众,同时也带来相关艺术创作的大量出现。既有造像、铭、绣画像,又有文人士大夫的诗文作品。笔者仅粗略统计《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中文士之作品,其中能典型反映弥陀净土信仰者就达百篇之多。如柳宗元对弥陀净土信仰抱以弘赞的态度,并在其文《东海若》(《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七)中大力提倡弥陀净土修行;白居易也是弥陀净土信仰者,并在其文《画西方帧记》(《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中表达“愿生无量寿佛所”。

尽管如此,文人中有着浓厚佛教信仰气质者为数不多,大部分文人虽偶而寻寺访僧,若论信仰或对佛教之理解,则难一例相量。像王维、杜甫、柳宗元、权德舆、白居易等有着一定程度的信仰气质者,尽管极乐、西方净土、无量寿、莲华化生、功德水、宝楼阁、西方变等弥陀净土信仰的特色词汇被大量地运用到其作品中去,可是他们的信仰与真正的佛教徒仍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文士的佛教信仰思想杂糅不一,复杂多变,体现出唐代文人独有的一些特点。本文就其弥陀净土信仰的特点做出一些探析。

## 一、以儒教为基础,统合儒、释、道三教

唐代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在主流社会阶层日趋世俗化的同时,佛、道二教正侵蚀着正统儒学

收稿日期:2012-02-14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项目“净土信仰下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BS10081

作者简介:马小方(1980-),女,山东菏泽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

礼教的领域。唐代的文化政策，是儒、释、道三家并行，而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人们逐渐习惯并接受了佛、道与儒家的协调、适应、融合。一般说来，唐代诗人对于佛道是兼容并取的，他们并不介意这两个相互影响又相互冲突的宗教是否相安无事。<sup>[2]</sup>佛、道也堂而皇之地进入贵族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而在崇尚道教李氏唐朝，文人对道教的接受和认可则是自然生发的。尽管他们对于宗教意义上的道教并不一定信仰，但是对道家思想都有所接触和了解，熟读《老》、《庄》，并且创作了很多关于道教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佛教则逐渐蜕化成了日常生活、自然随缘的修行理念而模糊了宗教和世俗生活的界限。宗教的神秘、威严逐渐被日常生活的平淡、凡俗、琐碎代替。<sup>[3]</sup>

唐代虽有以韩愈为代表的辟佛、道而独尊儒术的，而杜甫、权德舆、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则以儒术为根本，融合儒释道，其他文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可以说，在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态度上，唐代文人与真正的佛教信徒有着根本的不同之处。

例如，杜甫虽与佛教接触十分紧密，他也一再表示要遁入佛门，却一直未改其积极入世的初衷，因为儒家的仁爱忠义观念和积极用世精神是杜甫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佛教思想一方面成为他儒家积极用世之道的补充，另一方面又在他困顿失意时给予安慰。权德舆和唐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在台上是儒家，在台下则是释家、道家。他一方面以儒家为根本，又通过读经、坐禅等形式，用比较适意的哲学来宽慰自己。最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他年轻的时候写了《策林》、《新乐府》，批判了佛教，但是他又和僧侣深交，研究佛教。晚年的时候去了香山，以居士自称。他虽然成为了居士，但并不是每天坐禅，诵读佛经，而时常学习道教，熟诵《老》、《庄》，终生不辍。刘禹锡也认为，儒家与佛教完全是互补而共济的，二者可谓同德、同心。他在《袁州萍乡杨岐山故广禅师碑》中说：“革盗心于冥昧之间，泯爱缘於死生之际。阴助教化，总持人天。所谓生成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他所强调的“别有陶冶”，正是佛教要激励发明的。他同样主张佛、道兼容，不仅写过不少涉道的诗，还著作了具有较多道教色彩的药书《传信方》。柳宗元则是明确而自觉地宣扬“统合儒、释”的人。他重视佛学的重要原因，在《送僧浩初序》（《全唐文》卷五百七十八）中就提到，是由于佛教“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与性情爽然”。柳宗元以理性的哲学的态度，对道教徒淡薄功名利禄、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给予肯定；对其所宣扬和实行的长生久寿及其辟谷服气、丹药方术等表示了反对和批评。但是他对道家思想的敦崇则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有所体现，如其在文学创作上“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全唐文》卷五百七十五《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同时柳宗元受佛教思想浸润很深，熟悉各宗经典。

## 二、各宗杂糅，不唯信弥陀净土

中国文士的佛教信仰思想杂糅不一，复杂多变，这一点与严格的有宗派之分的佛教徒有本质上的不同。唐代很多文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生活上受到痛苦打击之后，思想上产生独善和兼济的矛盾，实践上有出世和入世的矛盾。在这种困顿中，佛教思想渗入其人生观、价值观，文人看中的是佛教信仰中随遇而安的时命观，恬淡无欲的休养观。他们对待佛教众派别的态度是广结善缘、转益多师、为己所用。在与僧人的交往中，也不太在意他们的宗派所属，而是以自己的关怀为主。

孙昌武先生在评价王维的弥陀净土信仰指出：相信“灵魂不死”的王维一方面认为，得无生法者，则“心净”，另一方面又承认追求“有相净土”的人，可凭借念佛、念法、念僧等“十念”修行而往生。他以中土的“灵魂不死”说来讲往生，对弥陀净土并没有真诚的信仰心。<sup>[4]</sup>如果我们尝试再严格一点，扩大范围地讲，包括王维在内的大多数文士对佛教也许都没有真正的信仰心。他们虽与当时著名的僧人交往密切，对佛教经典深有研习，其实都是羡慕佛教那清净无忧的生活方式，把佛教当作一种舒缓尘俗纷争、避免心力交瘁的调节剂。所以他们的思想中基本上没有严格的佛教宗派之别，与各宗僧人皆有交往，交往的高僧有的以技艺见长，有的以佛学理论造诣和修炼境界高深出众，甚至有的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佛教信仰上便出现各宗杂糅的现象，王维、杜甫、权德舆、白居易、柳宗元等文人的佛教信仰都存在这种情况。

王维、杜甫是禅宗兼弥陀净土信仰者，学术界对二人禅宗信仰的探讨已非常深入，其弥陀净土

信仰亦十分明确。王维在《西方净土变画赞（并序）》（《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五）中说：愿以西方为导首，往生极乐性自在。杜甫的弥陀净土信仰，刘长东认为与诗人同韦之晋的交往有关，而韦之晋是归心西方净土的。权德輿对佛教各派的思想都比较熟悉，终身都保持着对佛教的爱好和与僧人的良好关系，同时他也兼信弥陀净土。白居易除了信仰弥陀净土之外，更是南宗禅的信奉者，青年时期便与僧人正一上人、凝公大师有交往。此外，白居易还信仰弥勒和水月菩萨。尤其是他受疾病及亲人远去的苦痛折磨时，甚至开始盲目崇拜，不仅发愿西方，也发誓归于兜率，归于水月菩萨等诸多菩萨，惟愿“永离生死流”。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受天台学说浸润较多，同时又熟悉各宗经典，对弥陀净土、禅宗都有信仰倾向。尤其是他被贬到永州之后，结交了更多的佛门朋友，与他们一起研讨佛经教义，对佛理的感悟以及对各宗派的认识都有独到之处。

### 三、净土信仰不分弥勒与弥陀

这集中体现在白居易身上，他比较典型的兼信弥勒净土与弥陀净土的双重信仰者。

唐大和九年（816）夏，白居易63岁，他在东都长寿寺与大比丘道嵩、存一、惠恭等60人，以及优婆塞士良、惟俭等共80人受八关斋戒，祈愿往生兜率陀天弥勒净土。他还在《画弥勒上生帧赞（并序）》（《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七）中表明了对弥勒净土的坚定信仰，日日焚香佛前，稽首发愿：愿当来世，与一切众生，同弥勒上生，随慈氏下降，生生劫劫，与慈氏俱，永离生死流，终成无上道。他的《答客说》（《全唐诗》卷四五九）也表达了同样的信仰：“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

同时，白居易也是信仰弥陀净土的。他的多篇诗文作品都表明了其弥陀净土信仰。他在《病中看经，赠诸道侣》（《全唐诗》卷四五九）诗中云：“不如回念三乘乐，便得浮生百疾空。无子同居草庵下，有妻偕老道场中。何须更请僧为侣，月上新归伴病翁。”其《画西方帧记》（《全唐文》卷六百七十六）更表明了对弥陀净土信仰的笃信：乃舍俸钱三万，命工人杜宗敬按《阿弥陀》、《无量寿》二经，画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广丈有三尺，阿弥陀佛坐中央，观音、势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妓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施，烂烂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于佛前，起慈悲心，发宏誓愿，愿此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愿皆离苦得乐，断恶修善，不越南部，便睹西方。白毫大光，应念来感，青莲上品，随愿往生。白居易晚年更是定期吃斋持戒，专心念佛。刘长东指出，白居易的弥陀净土信仰，很可能与他同庐山神凑的交往有关，因为神凑便是一位弥陀净土信徒。<sup>[5]</sup>

### 四、常有改信弥陀净土的情况

这里改信是指一开始只有佛教其他宗派的信仰，而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后来才表现出弥陀净土信仰倾向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内在原因，或许在于佛教各宗派与净土宗有相通之处，其外在因素则大致相同，即遭遇政治挫折或者病痛之苦。尤其是到了晚年，中国士大夫信仰佛教本来即在作来生之计。在上述两个条件下，便往往有改信弥陀净土，发愿往生西方的情况。

杜甫和白居易的由禅转为弥陀净土，在唐代士大夫中间有一定的典型性。对他们而言，明心见性的禅宗只能解决现实生活中如何安顿身心的问题，而寻求解决来生之计的心理安慰，只能寄希望于美好但又虚无的另外的乐土了。<sup>[6]</sup>因为阿弥陀佛净土为世俗的修持者描绘了一个最高、最佳的理想世界，一个最善、最美的可能世界，一个最真、最实的虚拟世界。它为生活于现实世界中的烦恼、痛苦的芸芸众生指出了追求的目标和方向，给予处于深重灾难中的人们以精神的慰藉和希望，赋予苦海红尘中的众生以终级的关切和精神家园。

杜甫一生以“致君尧舜”为志，积极地为实现经国济民的理想而奋斗不息。他早年信仰当时正在兴盛的禅宗，“入蜀之后，他的禅宗信仰逐渐动摇，终于改信了净土教”。他在诗作《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全唐诗》卷二一六）：

许生五台宾，业白出石壁。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何阶子方便，谬引为匹敌。离索晚相逢，包蒙欣有击。诵诗浑游衍，四座皆辟易。应手看捶钩，清心听鸣镝。精微穿溟滓，飞动摧霹雳。陶

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间夜寥阒。

诗中表示自己觉悟到为禅所缚，感激许生以弥陀净土信仰启发了自己。这里“业白”就是指修习弥陀净土，而石壁寺便是净土大师昙鸾、道绰创立的新的净土教的基地。他在另外一首晚年的诗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全唐诗》卷二二三）：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香厨松道清凉俱。莲花交响共命鸟，金榜双回三足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飘然斑白身奚适，傍此烟霞茅可诛。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

其间所描述的寺院风光，正是按照《阿弥陀经》等对西方净土的刻画来描写的。

再来看白居易的情况。白居易早年感兴趣的是佛教南宗禅。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南宗禅最为兴盛的时代，南宗禅抛弃经教和偶像崇拜，主张观照自心，证悟成佛。其独特的修证方法受到唐代许多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很多人都皈依南宗禅，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白居易也不例外。但是在晚年之后，白居易对佛教的信仰开始由早年的崇奉禅宗转向对弥陀净土的信仰。白居易在开成四年十月五日因风疾而病倒，当诗人感到病死的威胁时，弥陀净土思想似乎更能成为其精神解脱的不二法门。尤其爱子以及亲友们的相继离去，使从壮年开始就热衷于禅的白居易，更快地转向追求弥陀净土。他在诗文中憧憬着未来或许能见到的极乐世界，并接受信之则能脱离苦海之说。弥陀净土信仰成为白居易晚年的主要信仰。持诵阿弥陀佛名号已经成了其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其《念佛吟》诗曰：“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终饶忙似箭，不废阿弥陀。”其信仰弥陀净土之心之诚由此可知。

参考文献：

- [1]望月信亨.中国净土教理史[M].释印海,译.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1974:88—97.
- [2]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114.
- [3]霍旭东.权德舆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32.
- [4]孙昌武.唐代文人的佛教信仰——禅与净土[C]//邝健行.中国诗歌与宗教.香港:中华书局,1999:111.
- [5]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476.
- [6]吕澄.杜甫的佛教信仰[J].哲学研究,1978,(6):40—42.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of Amita-Buddha's Pure Land Belief of Scholar in Tang Dynasty

MA Xiao-f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350007, China)

**Abstract:** Amita-Buddha's Pure Land belief was prosperous in Tang dynasty. A lot of scholars hold this belief. But differencing from real Buddhist, their belief were complicated and often mixed with other religions thought. Their Amita-Buddha's pure land belief ha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Confucianism, mingle the Taoism and Buddhism; Buddhism belief not only in pure land; no distinction between Amita-Buddha's pure land and Maitreya's pure land; generally changing their belief to Amita-Buddha's pure land for some account.

**Key words:** Tang Dynasty; Scholar; Amita-Buddha's Pure Land; Belief; Characteristics

(责编：明茂修 责校：张永光)